

项城文史资料 总第二十期

项城民国年间的 **匪患**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项城市委员会

项城女史资料

(总第二十期)

项城民国年间的匪患

顾问：周宪同

总编：刘子旭

副总编：徐汝芳 熊向华 王养岭

主编：徐汝芳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项城市委员会 编印

2010年9月

项城文史资料 总第20期

《项城民国期间的匪患》

顾 问：周宪同

总 编：刘子旭

副总编：徐汝芳 熊向华 王养岭

主 编：徐汝芳

编 印：政协项城市委员会

印 刷：河南省协商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90×1194mm 1\32

印 张：4.5

印 数：1-2000

2010年9月印刷

项城文史资料编委会

主 任：刘子旭

副主任：徐汝芳 熊向华 王养岭 杨家岭

委 员：王 艳 邓先聪 李 俊 阎汝杏

崔成烈 邓同领 司长顺 顾子灵

张恩岭 张金云 席 军 李建华

田维明 魏景泗 王中华 戚元敬

李 泓 王成刚 袁瑞灵

执行委员：王 艳 邓先聪 李 俊 袁瑞灵

序

《项城民国年间的匪患》和读者见面了。这是市第三届政协领导和全体文史工作者，极力抢救整理出版的一部以口述资料为主的专辑。

这一专辑分上下两编。上编，回忆匪情匪患的文章十二篇。下编，回忆抗匪剿匪文章十三篇。在上编中，可以看到上世纪民国年间，项城匪患之烈，人民受害之惨。当时，北洋军阀、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，日本军队践踏我国的大片国土，内忧外患，连年不断，军阀混战，盗匪蜂起，生灵涂炭。“拉大杆”就是盗匪猖獗之标志，像李老末、石万成，是由兵变匪，霍老虎等是由匪变兵，兵匪一家。尤其老洋人、李老末为祸四方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项城的老百姓受尽了祸害。至于匪徒残忍，匪情险恶，从《一封向冯玉祥求救的电文》和《土匪血洗钱老庄》中，可见一斑。下编，主要反映项城人民是怎样保家卫村，与土匪顽强斗争的，共产党是怎样清剿顽匪，稳定社会的。那些抗匪英雄勇斗匪寇，甚至英勇献身，表现了中华民族剿敌御侮、威武不

屈的精神，令人肃然起敬。尤其是《项城剿匪记》，可以让青少年不仅看出国民党地方官吏和地主等武装，都成了敌视共产党新政权的匪帮，而且从匪患兴灭，新旧社会交替的对比中悟出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，只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民富国强，长治久安。

本专辑所征集的史料，并不能全面反映项城民国年间匪患的全貌。可惜的是有些知情者已经故去，有些辑文因时间长远难免会出现疏误，尚请读者指正。

刘子旭

2010年9月

目 录

上编 匪情匪患

- 1 \ 匪患与“寨”/耿国浚
10 \ “老洋人”为祸项城/李俊整理
19 \ 匪患亲历记/刘炳坤 刘炳寒口述 刘炳益整理
22 \ 土匪血洗钱老庄/耿国浚
24 \ 石万成血洗娄堤店/崔成烈
29 \ 一封向冯玉祥求救的电文/闫钦莱整理
32 \ 巨匪李老末/耿国浚
34 \ 项城县长陷匪窟/崔成烈根据姚文蔚《匪窟余生记》整理
56 \ 张春堂之死/王林甫 张鸿猷
61 \ 匪患三题/王成刚
64 \ 土匪夜半闯我家/田维明
67 \ 虎口逃生/李松林口述 李仲南整理

下编 抗匪剿匪

- 72 \ 抗匪保家刘泮水/崔成烈 刘家典
75 \ 近世端儒闫济源/桑 榆
78 \ 为抗匪献身的王廷贵/李仲南 崔成烈
81 \ 杜庄寨人斗顽匪/田子昂口述 田玉瑞整理
84 \ 路闫庄黑夜遇险记/王叟庵
91 \ 血债累累田凤治/摘自项城县志
93 \ 横行乡里恶满盈/杨文现

100\ 朱专员“清乡记”/黄志刚

103\ 项城剿匪记/戚元敬

113\ 邓元心捕匪记/戚元敬

119\ 少年英雄剿匪记/苏国安

124\ 顽匪金道堂毙命记/田维明

127\ 建寨抗匪/摘自南张庄村志

匪患与“寨”

耿国浚*

我市有许多村庄以“寨”命名，像袁世凯的故居名“袁寨”，还有张寨、李寨、师寨、聂寨等等。据统计，全市以“寨”命名的村庄共有61个。寨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，是为防御匪患而建的。尤其民国年间匪患四起，大大小小的“寨”，在防御土匪袭击，保护寨内居民安全方面，的确起过重要作用。

当然，有的村虽以寨为名，如胡寨、后师寨等，而实际上并没有寨。有的村子虽不以寨为名，如官会乡的东蔡庄，而实际上却是一个坚固的高墙砖寨。土匪猖狂时戒备森严，看寨门的人武装整齐，架着重机枪，好不威风。孙店、娄堤店、冯楼、官会、汝阳刘等虽不以寨为名，实际上也都是寨。

寨有砖寨、土寨和半砖半土寨之分。因大小不一，贫富不等，所以防守能力大不相同。土匪对强寨和弱寨的举动是大不一样的。对强寨怀有戒心，不敢临近，否则会遭到重大损失。对弱小的土寨，根本不放到心上，大队土匪从寨外经过、寨里的人非常害怕，不敢朝土匪

* 耿国浚，项城人，项城科委干部，现离休。

鸣枪，不然的话如果激怒了土匪，拐回头来打寨，那就会大祸临头。不少群匪骑马跨枪，大模大样地来到寨门外，直接请寨主搭话，要钱要物，寨主无可奈何，只得讨价还价，委屈求全，从经济上受些损失把土匪打发走了之。

土匪攻寨

土匪攻寨，大致采用不流血的和流血的两种方式。不流血的是智取，如与寨里的坏人勾结，约定时间开寨门放土匪进寨，土匪付其一笔报酬。俗话说“要让人不知、除非己莫为”。土匪走后，群众很快就知道是某人某人卖的寨。孙店乡汝阳刘寨被土匪攻破，就是寨里面的四个内奸卖的，土匪走后被群众当即打死一个，其余三人吓跑了。过一年多又回来两个，也被群众乱棍打死。另一人杳无音讯，大概是当土匪死于外地了。

卖水寨集寨的是一个有权势的头面人物干的。卖沈丘县老营寨是一个更有权势的头面人物干的。群众知道了仅只是知道了而已，奈何不了他们。

流血的是硬攻。寨里的群众守寨，寨外的土匪攻寨，战斗十分激烈、残酷。少数寨被攻破，人被杀光，多数寨能够守得住。

直河头集后河东岸边有个钱老庄寨。此寨半砖半土，较为坚固，有七八根土枪，十余支长枪，防守能力较强。1923年6月被土匪围打三昼夜。当时寨里的群众心里都明白，既然和土匪已经结下深仇大恨，就只有死守一条路可走，没有其它办法。如果寨被打破，任何人都别想活命，所以人心非常齐。头两天打死很多土

匪，到第三天，枪药用完了，子弹打光了，就以刀斧、棍棒、砖瓦等为武器继续坚守。远一点的用砖砸，被击中者脑浆迸流；近一点的，眼看土匪爬上寨墙，就用刀砍斧剁。一阵一阵地把土匪打下去。也有人用一捆柴草浇上油点燃扔下去，焚烧土匪爬墙的梯子。

战斗到最后，终因双方力量悬殊，土匪攻进了寨里。在寨里双方仍继续拼杀。群众中有一人很勇猛，手使一把柴刀，一连砍倒二十余名土匪才死于土匪刀下。后来，寨内群众不分男女老少全被土匪杀死。

民国十四年（1925）阴历十月初五日，土匪打破娄堤店寨。寨里的百姓被土匪杀害四百八十人，二十三户人家被杀绝。

土匪凡是硬攻死拼才打破的寨，一般不久住，只是寨内所有的畜禽，任其宰杀，吃过饭翻箱倒柜抢了东西之后，很快就离去。

匪首马猴

大于庄寨被马猴的土匪攻打过两次。第一次打破了，第二次未打破。第一次虽然寨被打破了，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群众没有遭受任何损失。时间约在1918年6月，当时高粱棵已经很深，马猴的土匪，两个人快步来到寨南门，看寨门的人让他们站住，问他们找谁，他们不予理睬，一直往寨内走，一边嘴里说我找耿伴林，一边从腰里掏出短枪，乒乒乓乓打起来。其实枪是向上打的，不会打住人，枪声一响，人都吓跑了。土匪大队人马，随后到来，一拥而进，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打破寨了。

马猴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土匪头，其匪帮也有纪律。他们进入寨内，不扰乱群众，不要厉害，不拿东西。马猴叫大家不必害怕。他们不骂人，不打人，更不无故地杀害好人。让大家该干活干活，该下地地下地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和平常一样。马猴说他们进入寨来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，无非是向这寨内的东南角一户、东北角一户、西南角一户、西北角一户、寨中间一户，一共五大户借一点他们花不完的钱，其余人家，尽可放心，一概不问。

马猴讲话，开始时人们害怕，敢听的人不多，有的站得很远。当听到马猴讲的没有恶意，不向穷人和一般户借钱，敢听的人越来越多，最后围了一大片。

有个妇女慌慌张张地跑上来说，她屋里有人正咕咕咚咚地翻东西哩。马猴使两个人前去，开门一看，原来是一头牛关进屋里出不来了，急的东一头西一头乱抵一气，大家一笑了之。

马猴所指的五大户确实富有，他们就按马猴所说的意思，按价落实，如数借给银子。

马猴的土匪不到群众家中去。群众给土匪做的饭，端到外面吃。晚上就睡在外面空地上，第二天天不亮他们都走了。群众先惊后喜，都说真没想到有这样的土匪。

马猴是官会乡人。没听说马猴做过坏事，相反民间传说很多，无不称赞马猴仁义。如马猴借钱有三不借：穷人的不借，虽有田产但经济并不富裕的人家钱不借，卖地的钱不借，给也不要。

某村一大户，（具体村名姓已记不上来）头一天娶

媳妇，第二天马猴带几个人到他家借钱。大户热情接待，又叫儿子和新娘出来给马猴磕头认马猴为“干大”（项城方言，意为干爸爸），干大长干大短地叫个不停。马猴非常高兴，吃了喝了不仅把借钱之事抛到九霄云外，而且掏老腰给了“干儿子”五块大洋。

一次项城县府下来的催收大烟（鸦片）税的人员，被马猴捉住两个，苦打一顿。放走时每人割去一只耳朵。马猴对他们说：“回去对恁爷（旧县长）说，就说是猴爷说的，有猴爷在此，不准你们前来胡作非为，敲诈老百姓。”两人如漏网之鱼，惶惶逃命而去。

马猴不是政治人物，不懂官场中尔虞我诈的处世哲学，结果中了项城县郑县官的计谋。郑县官对马猴说，你只要改邪归正，就让你当项城县带兵的大队长。他把马猴骗到县衙后，设宴招待，喝酒中杀害了马猴。并割下人头用牛笼咀子盛着，挂在莲池南门上示众。

官 匪 一 家

继马猴之后。又陆续出现了老王太、老戴正、老洋人、李老末、李茂申、刘吉仁等大杆子土匪，少者几百人，多者数千人不等。一个比一个坏，明火执仗到处抢劫，奸淫烧杀，无恶不作。

地方官府虽有一部分武装力量，但他们各怀鬼胎，有的不敢打土匪，有的不愿打土匪，有的干脆与土匪同流合污。当时有一句非常流行、连小孩子都会唱的话叫做“老王太拉杆子头里行，后面跟着石万成。”石万成是带兵的大队长。表面上看，他带兵跟着老王太，好像是要找有利地形有利时机打土匪似的，其实不然，他不

但不打土匪，反而供应土匪枪械子弹。土匪反过来又给石万成许多好处。两者互相勾结，狼狈为奸，共同发财。

群众称像石万成这样一类的队伍为“劣队伍”。劣队伍与土匪差不多。有时也参与土匪打寨，打破娄堤寨的土匪中就有石万成的一团人。娄堤寨被土匪打破时，有个石万成劣队伍里的士兵，在一处房间里找到个人，名叫刘公斌。他对刘公斌说，“马上后边（土匪）来了，你千万不要说是这寨里的人，就说是抬梯子打寨过来的。”后来土匪果然盘问刘公斌，刘公斌谎说自己是正南小刘庄的，姓刘。土匪才没有把他像别的娄堤人一样处死，而是要刘公斌继续为他们抬梯子服务。后来刘公斌伺隙逃跑了。1988年的时候，刘公斌老人仍健在，已八十二岁高龄。

跑 反

许多大杆子土匪，大部分来自豫西，小部分是当地人。襄县、郟县、鲁山、宝丰一带的刁民，秋后农闲时，像做生意一样，到豫东平原当土匪发洋财。那时，凡是土匪经过的村庄，群众跑反没有来得及带走的东西，都会被土匪洗劫一空，吃不完带不走的，就放把火烧了。

跑反是很麻烦的，不论忙闲该跑就得跑，活命要紧。闻讯土匪将至，没寨墙围护的村庄，人人慌着跑反，推车的、挑担的，牵着牲口，拖儿带女，涌向附近的寨。寨里会猛增许多人口和牲畜，经常发生吃水危机。

一说跑反，谁都不敢装迷。但在路上，仍有人被土匪捉住。水寨南十余里有个小村。有位姑娘出嫁后第一次“请客”，回娘家的路上碰上跑反，被土匪捉去了豫西，一直到解放后才与家里人联系上。

跑反并不是都能看见土匪，总的来说跑空的时候多。经常不知谁喊一声，大家就跟着跑。张庄见王庄跑也跑，刘庄见张庄跑也跑……一时跑起来，闹闹哄哄，乱成一团。有人跑进了寨里，有人还在寨外，究竟土匪在哪，谁也不知道。后来又有消息说：土匪还远得很呢！大家又慢慢返回家去，可才停两袋烟的功夫，有的人刚端起碗吃了一口饭，又听见有人喊：“赶快跑啊，土匪来了，这次可是真的啊！”于是，大家又拼命地跑将起来……就这样，一次又一次地跑，真把人折腾死了。

有人不堪跑反的苦累，倔强地说：“土匪马上来到，把我的头割掉，也得吃完这碗面。”这是饿极了说的气话，如果土匪真的忽而来到，这碗饭恐怕还是不吃了，他并不比别人跑得慢。

村上富裕的人家，一般都在寨上建有房子，或靠亲友拉关系，在寨上找一间安全的房屋，把自家的贵重物品和粮食运去保存。有条件的人家的青年妇女，晚上就到寨上过夜，天明再回村。

冯玉祥剿匪

别看当时土匪这样嚣张，但碰上冯玉祥的部队，他们就望风而逃了。1928年3月，土匪在陈庄、李桥、祖师庙一带驻扎，冯玉祥的部队从东边包抄过来，在蔡

庄西门外发射了两枚迫击炮弹，落到王相庄后土匪群中爆炸了。土匪惊慌失措，没敢还一枪，就丧魂落魄往西逃去。那一仗，仅在大韩营南地一条向西的干沟里，就打死土匪100多，横七竖八躺得满沟都是。干沟西头有个土匪中了一弹没有死，但不能走动。寨上的人看见了，对这个土匪又一连开了十一枪。干沟东田庄东地也有个土匪中了枪，在地里坐着，张庄有个叫于庆章的村民，掂把大刀，跑过去一刀把他砍死，可见人们对土匪痛恨之深。

李老末打破鲟城寨，在寨里住着没走。冯玉祥的部队闻讯从二十里外连夜赶到，从南、北、西三方进剿，留一个东门让土匪逃，结果逃出的土匪被全歼，只有李老末扮成一个穷人，赤着一只脚，抱着一个两岁的小孩，哭丧着脸从西门混出去了。冯玉祥的部队在项城打土匪，并不是经常可以见到的，几年间也不过两三回，打完土匪就开走了。他们一走，土匪又猖獗起来，所以那个侥幸脱逃的李老末，不久又纠集一批土匪继续为非作歹。

土匪的忌讳

土匪自认是“道”上的，所以也有很多忌讳。比如说有一天，李老末带领他的土匪从南往北去，询问前面是什么村子。有人答道：白虎李店。李老末认为“白虎挡路”不吉利，当即改变方向到别的村上去杀猪宰牛，再用老公鸡血喷洒禳解。

土匪头子老洋人打破了项城县，有个商铺的学徒名叫黄文法没跑掉，被强拉去给土匪做了多日饭食，才知

道土匪很多的禁忌，犯忌的词是不能说出口的，必须另造个词代替。比如土匪杀了猪，向来是不吃猪头的，因为猪头隐喻着“土匪头”。再如道路的路与败露的露同音，需要说“路”这个词，就用“条子”来代替。还有“饭”和“犯”同音，吃饭呢就说成了填“瓢子”。“鸡”与“急”同音，鸡就成了“尖嘴子”。鸡叫呢，被说成是“尖嘴子放气了”。

全国解放后。匪患终于彻底平息，因防匪而建的“寨”，寨门、寨宫、寨隍、寨墙都不复存在，但冠以“寨”名的村庄，却仍被延续使用着。